

聊斋闲品

始于真 成就美

♣ 龙建雄

静下心来感悟美的东西，饶有趣味，立体而丰富。阅读《庄子》，除了收获宇宙观、人生观、政治观这些世道大理之外，我还发现，庄子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观。他认为，“美”在于“真”，在于自然无为，亦认为文艺创作应当以还原本真为目的，在自然无为的态度下进行。

美，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美或是艺术美，如果不加以人的欣赏和切身感受，美就只是一种“摆设”。所以，庄子认为，美应与“道”合一，人一旦做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就能从天地万物中体验到一种人与自然合一的愉悦感，这是美的极致。在庄子看来，“合一”的美在于：一种是外部形体的自然之美，另一种是内部的无为素朴之美，内外兼修，境界美才是大美之美。

从写文章的角度来看，你不能只写看到的景观，还应该写彼时彼刻的感慨、感悟，你的态度，你的立场，你的情感，甚至你的愤怒，你的希望……我猜想，苏东坡在反复研读《庄子》之后，也可能有过类似的读后感，要不然，他的诗词里哪来那么多豁达和通透？一个贬官，不应该牢骚满腹，怨言四起吗？一个“倒霉蛋”的文字，哪能流芳百世，至今还在治愈“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

读《人间词话》，王国维提出美学三重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自然之境。原文是：“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为我，何者为物。”境界美，就是以作品的深度或精神维度取胜，也有“高格之美”称谓。境界美，源于境界，高于境界，大于境界，悟于境界。著名画家袁冠中曾论：“美盲比文盲更可怕。”文学家木心也曾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

懂得美，欣赏美，有其道。“道”是什么？说不清，道不明，千人千面。

《庄子》有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所以，班门弄斧的我以为，“道”是天地之间，人与万事万物达成的统一认识，并长期自觉执行的一种“道理”。“道”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即便要文字加以说明，说出来皆是个人观点，与原本文义上的“道”总是差那么点意思。从古至今，“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人共识的古代哲学基本精神，

美，就是美，尤其是得到大多数人公认，或是人们普遍共识的那种美。比如，美人、美景、美景等，那种美，源于天然，源自天成，源于本真，毫无做作。

现实生活中，有些物件、景致、文字，稍作修剪，稍加雕刻，也会产生美，变成美，这是好上加好。不过，也不尽然，改造过分，模仿过度，特别是动机不纯、万一弄巧成拙，便成为“东施效颦”，雅事变成“江湖故事”，作品成为赝品，这其中“好”与“不好”，显而易见。依我觉得，所想和所做没有一起同频共振，想一套，做一套，这在事实上就造成严重失真。

“真”是“美”第一本质，讲美的事物如此，写文章更应如此。“美”，多姿多形，浑然天成，扑面而来。本真是朴实的美，也如此。

诗路放歌

小阳春

♣ 潘新日

河岸边的碎片	歪脖子锄头赶来时 它们跪在地上 一次又一次地求饶
绿草从裸露的树根下钻出来 披着一身三月的烟柳气 调皮的眼神，蔑视着 身旁躺着的破砖烂瓦 得意地舒展着柔软的身姿 所有的细碎碎瓦 都甘拜下风 灰头土脸地 把自己封存在泥土深处	早春
也只有，也只有不远处 一小块挺着身子的白瓷片 依然不屈地做着头颅 白白的光连着绿草的根系 连着一月的春风	风送来了温暖 地里的稻草人 起身走进一大片绿里
温柔的暖合着细细的波浪 顺着白瓷片的棱角流淌 那一条带着伤痕的缺口 曾经船帆林立，航道拥挤 曾经山峦起伏，明暗更迭 如今，它也只能遁入尘世 成为岁月的隐者	草木为伴 千万个叶芽昂着头 等着和春风接吻
当树叶散尽，只剩苔藓 它只好用枯草 用灿烂的心 修补来年春天的花香	它们在村里村外列阵 沿着枝条和草根 递出鹅黄
	它们跑啊跑 终于在朝阳升起时 在野外寻到 被冰削尖脑袋的草尖
	细雨渐沥
	细雨来时我披上蓑衣 砍断山坡上新长的茅草 挂在檐下沥水 水滴晶莹 像露珠摔下来就化了

初春

春风一吹冬天就化了 随着叶脉爬上树梢	小鸡点着头 一颗也没有啄住 我窃笑它的笨拙 也喜欢它的乖巧 它总是不死心 不停地啄
枝条细长而又柔软 那一点萌动的记忆 画出了嫩芽的波浪	那可是一滴滴的水珠啊 傻孩子，水滴不停地落 一摔下来就碎了
胎毛里的米 藏着绿叶的肉身 男人挥臂锄头 刨开泥土里的词语	我心想，它该是醉了 明明看着是一粒米 明了，却什么都没有
庄稼开始返青 野草困在麦子摆好的阵里 被惊雷救出	即使它的失败跟水珠一样多 可它还是固执的 要把雨水啄破

郑州地理

陇秀公园的纪念与回望

♣ 徐宜发

地铁修到了家门口，更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坐地铁”成了大家的流行语。去年，郑州地铁6号线建成通车，成了附近市民的出行首选。初次登上地铁6号线列车，开车不久耳边传来了“下一站是陇秀公园站，请下车的旅客做好下车准备”，我转身查看列车走向示意图，过了火车头体育场站就是陇秀公园站。我立刻联想到昔日的“陇海铁路公园”，莫非是陇海铁路公园修复重启的再现？说起陇海铁路公园，还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初，京汉铁路即将建成，时任清政府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及他的同僚，动议修建“郑汴洛”铁路并很快得到清政府批准。郑汴洛铁路东起开封西至洛阳，全程184公里。它于1905年5月动工修建，1908年12月建成通车。

郑汴洛铁路建成通车之后，与1906年建成通车的京广铁路，在郑州呈“十”字交会，区位优势日渐显现，带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继而，郑汴洛铁路很快向东西两个方向延伸，构想逐步扩展建成东起连云港、西至兰州的“陇海铁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建立了中华民国，修建陇海铁路的计划继续推进。1913年成立“陇海铁路总公所”，设在一马路南端与现在的陇海路相接处。久而久之，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被称之为“陇海院”。

在陇海院的不远处，修建了一座“陇海铁路公园”。公园占地面积不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这里依然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这些情景在我的记忆里至今还清晰可见。

父亲因家庭贫寒从未进过校门，一辈子都不识字。1945年带着母亲来郑州闯荡，靠着他的是一门手艺，在铁路上谋得一职，成了餐车上的厨师。1949年中秋，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给这个家庭带来几分温馨。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铁路旁边，我从小看惯了来来往往的火车，听惯了高亢激昂的汽笛声，还时不时地跑进车站看火车，听大人们讲火车上的故事……

1956年入秋，我踏进了郑州铁路第五小学的校门。贪玩儿是男孩子的天性，我们也常结伴玩耍。陇海铁路公园离学校不远，那里树多花多，有假山，有水塘，还有圈养的猴子之类的小动物。大门西侧竖着一个牌子，写着“陇海铁路公园”几个大字。另一侧是一间旧房子，窗户不大，窗口上“售票处”三个很工整的字隐约可见。但无人值守，大门敞开，人们进出自如。“大跃进”年代，学校组织勤工俭学，动员学生收集树种大搞植树造林。同学们都不甘落后，我们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一商量，跑到公园假山上采摘了不少已经长熟的槐树种子，回到学校把树种交给老师，还受到了表扬。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学生时期受到的唯一一次表扬，还是口头表扬。

乘坐地铁看到“陇秀公园站”五个大字，立刻联想到昔日的陇海铁路公园。当然，铁路公

园早已在人们的视野中消逝。20世纪80年代，这里进行了大面积改造，在陇海铁路公园旧址上，建成一个拥有2300多户的“苗圃住宅小区”，不同形式的住宅楼错落有致，我们儿时攀爬的那座假山依然存在。

郑州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100多年前，京广、陇海两大铁路干线在郑州交会，为这座千年古城带来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有人说“郑州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也有人说“铁路激活了郑州”……确切地讲是铁路经郑州而建，郑州因铁路而兴！早在3600年以前，商朝就建都于郑州，经专家考证市区二里岗现存的那段城墙，就是保存至今的商代古城墙，历史的辉煌为郑州带来过耀眼的光环。任何事物都不会一成不变，在历史长河中，郑州有起有落，既有过政治、经济兴盛的高峰，也有过衰落的低谷，尤其到了清朝后期，郑州已沦为一座小小的县城。

说来也巧，恰在这时郑州遇上了难得的机遇。1897年，经长期争论，危机四伏的清政府终于拿定主意修建京汉铁路。原计划这条铁路经由当时的河南省府开封，却因专家勘探设计修建开封黄河铁路桥时遇上了难题，铁路迫不得已绕道而修。张之洞一锤定音，京汉铁路经由郑州而过。张之洞一句话成就了郑州，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活力。随着河南省会由开封迁入郑州，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步伐，郑州异彩纷呈，已被确定为

知味

荠菜虽小也闹春

♣ 李人庆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早春，每当看到田间地头摇曳的荠菜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想起袁枚那首脍炙人口的《苔》，把那米粒般大小、白中透着一丝青绿的小花，想象成诗里的苔花。

我不知道荠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长在我们脚下的，但翻看古籍，《诗经》里有它摇曳的身影，《尔雅》里有它香甜的存在。《诗经》中的女子在一个乍暖还寒的早春看到绿意盈盈的荠菜，就俯身采摘，把“其甘如荠”的滋味和情话一道糅进竹篮。千年后，白乐天在荒野深村看见荠花，该是与我此刻同样的惊喜，于是就有了“荠菜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那细碎的绿意，像是光阴的针脚，将《尔雅》的“荠菜甘，人取其叶做菹及羹亦佳”与稼轩词里的“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密密缝进岁月的衣襟，像一位不知疲倦的使者，一路从古风诗韵里走来，岁岁年年，喧闹着春天，蓬勃了一个季节。

古卷里的荠菜总带着露水的香甜。其实，早在雪花飞舞的隆冬，春寒料峭之时，它就已经悄悄出现在田间地头。蹲在田埂边，手指轻轻拨开枯草上的覆雪，便见几簇新绿怯生生探出头来，锯齿状的嫩叶毛茸茸的，细细碎碎，绒毛上凝着碎玉般的冰雪，在阳光下熠熠闪亮，仿佛昨夜星辰坠落人间，跌进这早春的褶皱里。

荠菜虽娇嫩，却坚韧，生命力极强。荠菜不惧严寒，不择土壤，田间地头，荒野河滩，到处都有它纤弱的身影，一旦打罢了春，蛰伏一冬的荠菜更是见风就长，特别是一场春雨过后，一天一个样，眨眨眼就开始分枝抽蔓，开出一串串洁白的

荠菜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自古就是人们餐桌上的爱物。鲜嫩的荠菜可凉拌、可炆炒、可煲汤，更多的则是用来做饺子馅，无论荤素均为人们所喜爱。

国家中心城市。

今日的郑州，铁路、公路、航空交通四通八达，“米”字形高铁辐射四面八方。以郑州为中心的城市群蓬勃发展，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经济圈，层层环绕着郑州，形成新的经济格局。郑州未来可期！

20多年前，一家民企在铁路边租用800多亩地，设想要打造一座“火车头主体公园”。经过一番努力梦想变成了现实，以铁路元素为主的火车头主体公园“世纪欢乐园”建成开放，公园以崭新的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曾在铁道上叱咤风云、已经退役的国产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以及不同时期的绿皮车厢、铁路废弃不用的老物件纷纷登场，展示了我国铁路的发展变化成果。在这里，人们仿佛可以听到中国铁路发展前进的脚步声……

我坐在地铁上浮想联翩，郑州铁路发展的一幅幅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陇秀公园站到了，列车停稳，我下车乘电梯出了地铁站，眺望四周，这里是一片正在开发的黄土地，处在陇海铁路与郑(州)新(郑)路交叉口。顿时，我豁然开朗，心中的迷团瞬间消失。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陇秀公园”。不久的将来，一座集文化交流、休闲娱乐、运动健身为一体的现代化城市公园就会展现在世人面前。我明白了，它之所以冠名“陇秀”，无疑是对陇海铁路一路走来的纪念，也是对历史的回望！

不仅如此，荠菜药食两用，还有驱病疗疾之效，利尿、止血、明目、消积、抗凝血、降血压。“阳春三月三，荠菜当灵丹”。崔禹锡《食经》里有“荠菜，补心脾”的记载，而《陆川本草》阐释得更为详尽：“荠菜，消肿解毒，治疮疖，赤眼。”可见，荠菜不仅是佳肴一味，更是灵药一方。

在老家，一直有三月三早上用荠菜煮鸡蛋吃的习俗，说是吃了三月三早上用荠菜煮的鸡蛋，这一年都不会头晕、头疼。

那该是一个轻风仍带着寒意的清晨，一泓山泉潺潺流淌，路边的野草野花带着晶莹的露珠，荠菜也最是鲜灵。那该是扎着头巾的少女少妇吧，当然也有五大三粗的男人，他们三五结伴，要赶在日出前，露珠尚在叶尖上打转时，用一双双柔腻如凝脂的纤纤玉手或长满老茧的粗犷大手，薅下长得和拔节的麦苗一样高、开着挤挤扛扛白花的荠菜。回家后，先取一把择洗干净放入锅中，待水开之后，把鸡蛋打入那碧绿清澈的滚水之中，慢火熬制。此时，青白二色在铁锅里缠缱，翡翠色的汤汁弥散出清香的气息，沁人肺腑。剩余的荠菜要挂在屋檐下风干，遇有头疼头晕、血压升高，就扯下一把，熬汤煮鸡蛋一并喝下。时至今日，这个习俗在老家农村仍盛行不衰。

也正因为如此，每当三月三的早上，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薅荠菜的人。这清新的音韵，这灵动的动作，这鲜明的节奏，总是在那个绿肥红瘦的时节里，招摇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荠花虽小也闹春。荠花是卑微的，但它用纤弱之躯丈量着春秋次序，在荒芜处绽放，于苦涩中回甘，用坚强、美味和疗效，延续了人们世世代代对它的钟情。沉浸在荠花绽放的春天，不由得会萌生出许许多多关于乡村生活的美好回忆。

春的繁华描绘得很到位了，但当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脱口而出，便胜却人间无数。一个动态十足的“闹”字，把竞相怒放的杏花写活了，也把招蜂引蝶的春光泄露无遗。自此，“闹春”一词便写入了中国文学描写辞典。

对于春天来临和归去而言，可以说是“成也东风，败也东风”，所谓“不得东风花不开，花开又被东风破”。因此，在描写暮春的诗词中，便有了“断送残红怨东风”的思绪。张耒的“东风不借残桃李”、薛涛的“落花无那恨东风”、王建的“就中一夜东风恶，收红拾紫无遗落”、晏几道的“东风又作无情计，艳粉娇红吹满地”等，都把东风视为冤家，看着落英缤纷，残红铺地，心中不是滋味，留春不住，只怨那东风太薄情。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世間，不可能总是风和日丽。须知，世间万物循大道，荣枯盛衰本自然，春来固可喜，春去不足惜。毛泽东的“花落自有花开日，馨香待来年”，杜审言的“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龚自珍的“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翁格的“莫怨春归早，花余几点红；留得根蒂在，岁岁有春风”，袒露的正是这种浪漫而又现实的豁达情怀。